

蒙特利尔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签约方机构  
2019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二 — 美国东部夏令时间 17:00 至 18:30  
ICANN66 | 加拿大蒙特利尔

格雷姆·邦顿

(GRAEME BUNTON):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如果大家都坐好了，我们就要开始了。

好的。好。欢迎大家。这是 ICANN 董事会和签约方机构的联合会议。  
我是格雷姆·邦顿。我是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主席。  
我旁边是 —

唐娜·奥斯汀

(DONNA AUSTIN):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

格雷姆·邦顿: 请自我介绍一下。

唐娜·奥斯汀: 我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队主席唐娜·奥斯汀。

格雷姆·邦顿: 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圆桌自我介绍？好的。那么也许我们可以从乔纳森开始。

乔纳森·罗宾逊

(JONATHAN ROBINSON): 大家下午好，我是乔纳森·罗宾逊，来自签约方机构，就职于 Afilias，并且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财务主管。

艾略特·诺斯

(ELLIOT NOSS): 我是艾略特·诺斯，来自 Tucows。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克里斯·狄思潘，来自 ICANN 董事会。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马修·希尔斯，来自 ICANN 董事会。

丹科·杰夫托维克

(DANKO JEVTOVIC): 丹科·杰夫托维克，来自 ICANN 董事会。

贝基·伯尔 (BECKY BARR): 我是贝基·伯尔，来自 ICANN 董事会。

格雷姆·邦顿: 我是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主席，来自 Tucows 公司。

唐娜·奥斯丁： 我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队主席唐娜·奥斯丁，来自 Neustar。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谢林·查拉比，来自 ICANN 董事会。

玛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玛盾·波特曼，来自 ICANN 董事会。

麦里克·凯奥  
(MERIKE KAE)： 麦里克·凯奥，董事会的 SSAC 联络人。

马跃然 (GORAN MARBY)： 我是马跃然，来自 ICANN 组织。

欧文·斯米戈尔斯基  
(OWEN SMIGELSKI)： 我是欧文·斯米戈尔斯基，来自 Namecheap。我是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政策事务副主席。

基思·德拉泽克  
(KEITH DRAZEK)： 我是基思·德拉泽克，来自 Verisign、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也是 GNSO 主席。

---

卢素卿 (PAM LITTLE): 卢素卿。我来自阿里巴巴注册服务机构。也是来自签约方机构的 GNSO 理事会副主席。谢谢。

萨曼莎·德梅特拉

(SAMANTHA DEMETRIOU): 我是萨曼莎·德梅特拉，是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政策事务副主席，来自 Verisign。

贝丝·培根 (BETH BACON): 我是贝丝·培根，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行政事务副主席，来自 .ORG。

格雷姆·邦顿: 很好。谢谢大家。

我们的议程表上有很多事项要大家讨论，而且你们肯定还有一些问题要问我们。

我想我们也许可以先开个头，然后看看如何进行下去。

贝基·伯尔: 是的，这个主意很不错。

格雷姆·邦顿: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

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情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对于这种特殊会议，也就是我们与董事会的联合会议，我们已经与董事会进行了一段时间的

反复讨论，讨论会议可以采用的新形式。因为我认为有很多机会可以改善这种会议，并增加与董事会的实际互动，找到更有效的沟通方式，并真正确保董事会和我们的成员有机会进行互动。最后，我们在泰国的 GDD 峰会提出了会议形式。事实上，当我们距离会议越来越近时，我们发现，董事会有点难以采用我们建议的形式。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像现在这样坐在这里开会。但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董事会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在坎昆大会上采取这种形式，为坎昆大会上的这一会议尝试不同的形式。我们将尝试一下。希望一切顺利。如果不顺利，也许需要一些调整。但是，我们要尝试找到相互交流的新方式。我只想确保董事会听到了我们的建议；你们仍然有兴趣采用新的互动方式，并且我们能期待共同努力探索如何在坎昆大会上实现这一点。

贝基·伯尔：

我可以确认，我们对无法在这次会议上实现这一点感到失望，但期待在坎昆大会尝试新形式。

格雷姆·邦顿：

非常好。谢谢。听到这个真是太令人高兴了。我对此很期待。刚才第一个主题，现在交给唐娜。

唐娜·奥斯汀：

谢谢，格雷姆。我是唐娜·奥斯汀。

在座的一些人可能不知道格雷姆和我有机会在周六向董事会做了有关域名市场的演讲，我们对此表示非常感谢，并希望我们不仅有机会让我和格雷姆作为利益相关者团体的主席与董事会进行互动，还

要让更广泛的团体代表能有机会与董事会进行互动，以便我们更好地了解，或许也能让你们更好地了解行业 and 我们的应对一些挑战的方式。但在那次会议中，我们没有机会从董事会那里获得关于演讲是否有用的反馈，董事会是否希望我们在将来介绍其他主题，以及我们如何确保将来能有机会相互接触。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十分钟的讨论，关于上次讨论有多大帮助，以及你们对我们有什么反馈。

谢谢。

贝基·伯尔：

因此，我非常希望征集所有董事会成员的反馈。可以说，我听到了非常积极的消息，比如会议应该持续两个小时，而不是一个小时。那此会议非常有价值。我们非常感谢你们在其中投入的工作、贡献的想法以及重要信息。董事会确实需要了解商业模式和挑战。

我们将在今年举办与 GDD 峰会相配套的研讨会。去年没有进行实质性配套，我认为这非常遗憾，因为这对董事会成员而言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但是，我想建议我们考虑一下能否抽出一些时间来促进对话。

因此，现在我想问问所有董事会成员，包括听众中的董事会成员以及新进的董事会成员。

克里斯。

克里斯·狄思潘：

谢谢，贝基，谢谢你的提问，唐娜。

目前，我负责董事会的就职流程。我要与大家讨论的一件事是，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方法，将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的意见纳入新董事会成员的入职流程。这并不是说我不希望其他董事会成员看到它，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将会非常有趣。我们可能需要灵活安排时间，并采取灵活的完成方式。但我认为它非常有用，非常重要，我们应该确保以某种方式纪念它，让新董事会成员总是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这一点。

谢谢。

贝基·伯尔：

大家还有其他想法吗，包括有哪些其他内容可能会有趣或有价值？

好的。我认为所有人 — 哦，谢林，请讲。

谢林·查拉比：

我确定我可以代表许多同事发言。我们确实发现这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价值的是，我们接连看到两次演讲，而且你们之间的互动，你们双方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大家知道，它确实生动地展现了行业的现状。因此，我们对此非常感激。

格雷姆·邦顿：

谢谢，谢林。

“唐娜和格雷姆”秀很棒。即将推出。

那么，其中一件事 —

谢林·查拉比：

抱歉。大家是否发现了一些原本不知道的有关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的信息？有吗？就这样了。

格雷姆·邦顿：

是的，那确实是一次很好的分享经历。实际上，这就是我要提出的重点。有人告诉我，那次对听众而言很明确的演讲是与政策无关的，而完全是关于成为注册管理机构或注册服务机构的经济问题和业务，以及业内人士的实际情况。那次演讲不仅对董事会有用，而且很可能对 GAC 以及整个社群也有用。因此，这就是我们要考虑尝试纳入坎昆大会议程或明年 AGM 议程的问题。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可能有很多人对注册服务机构有误解，并且我敢肯定对于注册管理机构也是如此。大家知道，我认为对很多人来说，这将是很有价值的。

贝基·伯尔：

马修，然后是马丁。



马修·希尔斯：

好的。我只想讲几个字。请提供更多。

不，更确切地说，我认为你说到点子上了。对于董事会而言，了解这方面的经济和业务问题以及市场方面非常重要。我们太专注于政策了，更好地了解市场运作方式是很不错的。这是极其宝贵的。

谢谢。

玛盾·波特曼：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你的清晰明了的概述。正如唐娜自己所确认的那样，将这些词放在一起时，你会更理解你已经知道的信息，但你能够更好地表述出来。

而且，除了感谢你确保董事会理解社群之外，这里的社群不仅包括注册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我还认为这为你可以在此发布的材料建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格雷姆所建议的那样。因此，感觉良好的不仅是董事会，还有整个社群。我认为周日介绍的材料非常适合这一点。如果你可以将它放在公共域，那就更好了。如果其他社群也能如此，明确地分割、划定他们关注的域以及对他们重要的事项，我认为这将对所有人都有利，并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继续对话，更好地相互理解。

再次感谢。

贝基·伯尔：

这听起来像是 ICANN 学习中心的候选主题。

丹科。

丹科·杰夫托维克：

大家谈到了很多非常积极的方面，那么我想更加具体地谈一下。要了解的一件重要事项是关于注册服务机构模型，并了解这不仅是关于域名，而且是注册人面临的更大业务的一部分，但他们是发布内容的人。我们不在内容中，但我们有必要了解你们。也许这方面需要更多一点。在时间上，有更多时间提问是总是好的。

谢谢。

贝基·伯尔：

非常成功。非常感谢。更多，更多。

格雷姆·邦顿：

很好。谢谢。这是个很棒的反馈。我们对此很期待。

接下来交给卢素卿和唐娜，让他们提出一个话题。

卢素卿：

大家好。我是卢素卿。

跃然，你在开幕式上说，ICANN 之所以独特且伟大，在于这群志愿者从事志愿工作；对吧？因此，在本次会议上，我想带头公开与董事会分享，我们现在真的感受到了所有正在进行的工作量的负担。所有主要的 EPDP、其审查和实施，以及许多治理改进计划本身也制造了额外的工作。

而且我想在 ICANN 社群中，没有任何一方像签约机构那样受到直接影响。

那么 — 我们也是志愿者，并且 — 倾向于对董事会、组织或社群发起的工作进行响应。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遵循 PDP 或 EPDP 或其中一些政策工作的实施。

然后，当它们成为政策时，我们实际上必须更改我们的业务流程或系统来实施该政策。

因此，要做很多事情。作为这个 ICANN 社群的志愿者，我们确实感到非常紧张。

我认为这对任何人都不是新鲜事。多年来，整个社群和 ICANN 内部都有这种感觉，但我们似乎没有找到解决这种工作量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真的很高兴看到我们现在有许多举措，例如理事会一直在致力于制定的 PDP 3.0，以及随着布莱恩·库特 (Brian Cute) 领导的多利益相关方发展项目而启动的举措，这些都让我们所有人变得更有效率和效力。

但在此过程中，我们认为所有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是，如何确定工作的优先级。因此，现在我们认为，听取董事会的意见很重要，我们不仅要认识到确定工作优先级的重要性，而且还需要以一种同步的方式确定优先级。对吧？

因此，在五年战略规划中，董事会要求我们或社群将我们的工作与该战略规划的目标保持一致。但我认为，我们现在工作时 — 看看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量，为了由上而下实施，我们可能需要确保如何真正知道拥有更一致的优先级列表。否则，也许董事会正在工作 — 从董事会角度来看，这是我们要做的优先事项，也许从组织角度来看，这是另一份列表，然后当传达到社群时，我们又会看到不同的优先事项。

因此，我想我的问题是，也许董事会可以与你们分享你们如何确定下一阶段的优先事项，以及你们实际上是如何确定工作优先级的。也许我们还可以分享理事会成员正在做什么工作，或者在利益相关方层级，分享我们可以共同做哪些事情来实现步调一致，确保在董事会层级，在组织层级，以及在社群层级，我们真正有更一致的优先事项。否则，如果我们没有采用同一个优先级列表，那么我们将从事不同的工作，可能会效率不高。

我就说这么多，如果有人想回应，请讲。

贝基·伯尔：

谢谢，素卿。退一步说，这是非常难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要让大家讨论一下。我知道跃然和玛盾也想说点什么。

马跃然：

我不知道我想说些什么。抱歉。你让我措手不及。

贝基·伯尔：

抱歉。我以为你已经告诉我了。

玛盾。

玛盾·波特曼：

跃然，你刚刚说了些内容。

不，谢谢。当然，我们一直在谈论志愿者的倦怠，但我们看到，整个董事会有很多人，组织中也有很多人，有时甚至在董事会层

级，我们也要承担很多工作，因为总是有事情要做。而且我认为，战略规划还将帮助我们变得更加明确，更容易追踪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变得更加主动、更加精简。因此，这是前进道路上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们如何改进决策流程，避免花很长时间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并且要明确责任所在，避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和精力。

因此，我认为我们正在参与这项改进流程。作为董事会，我们不能单枪匹马。我们需要齐心协力。我认为，这与我们在此流程中承担自己的角色和职责紧密相关。我们要妥善设置角色，以免产生混淆；并且要避免有人坐等工作完成之后才发表反对意见。我们看看如何才能共同在这方面取得进展。这是我们面临的情况。

贝基·伯尔：

现在我相信跃然确实想补充一点内容。

马跃然：

现在我又醒了。很抱歉。

所以我想 — 我们都知道这很重要。对于我自己的员工也一样。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大量审查 — 其中一些是非常大的 PDP — 我想我们有 150 个人在这里开会。这要付出代价。董事会、组织和社群之间对此没有矛盾。如果我们真的能找到一种方法来确保做到这一点，那么我认为这对每个人都会更好。

前面已经说过，它必须是一个普通的对话。董事会可能真正想说的是，与其进行有关所有问题的广泛意识形态讨论，不如看看那些可

能没有道理的事情。比如，我们之前谈到了审查。我们谈到了审查的持续时间、审查的频率。那是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我们如何确保与 PDP 互动，这是另一方面。你们听到董事会本周在讨论这个话题，与其在 PDP 中完成所有工作，然后将其交给董事会，然后各种重新开始，不如来看看能不能以更好的方式合作 — 在到达董事会之前以及董事会必须做出决定时。

我认为，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自阿布扎比大会以来，有所改善的一方面是，现在的每次会议，我们都能与 SO/AC 领导人坐下来讨论，并不是为了共同作出决定，而是真正开始讨论。

据我所知，由此开始了一些讨论，不同部分的社群之间开始互动。所以我认为我们已经在为此努力了。我们正处于这个过程中，但我们不应该 — 不能一口吃一头大象，所以让我们一点点开始。

贝基·伯尔：

好的。接下来由马修、谢林和基思发言。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

董事会非常清楚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的难处。

我认为，我们在优先级、时间安排和类似方面提出了一些举措，这些举措从长远来看都旨在更合理地管理资源和时间。

尽管目前似乎来了很多工作，但我认为，通过董事会启动这些举措并与社群分享、获取社群的意见，对于我们将来管理工作量将会有所帮助。是的。

我认为我们绝对理解，我们希望采取的措施是建立这些机制，或者至少将这些机制纳入社群可以使用的工具，这将在那方面有所帮助。谢谢。

贝基·伯尔：

谢林。

谢林·查拉比：

我同意所有人的意见，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它已经紧迫了很多年了。但是我之前说过，我们把它放在了次要地位，因为在确定工作优先级之上，还有其他优先事项要做。我认为我们一致认为需要为此找到解决方案。我们不能只是继续 [音频切断]。

我个人认为这是两个层级。每个 SO 和 AC 都有其属性，并且具有共同优先事项。我认为，各个 SO 和 AC 的优先级必须在 SO 和 AC 中进行排序，因为没有中央机构可以告诉任何 SO 或 AC 该做什么或如何确定其工作的优先级。没有一个 SO/AC 可以告诉另一个 SO/AC。

中间的事情，我称为共同优先事项和责任，与我们在中间制定的战略计划或集体决策有关。而且，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确定这项工作的优先级。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供需问题。供应有限，志愿者

人数有限，ICANN 员工的可用性有限，资金有限。然而，到处都有需求。

所以我们没有 — 这不是需求的全部。这是关于如何根据对这些资源的需求来区分需求的优先级。

而且我不认为这是董事会所能决定的，因为我认为董事会无法确定优先级，比如说，认为 GNSO 的 PDP 比 ccNSO 或 CCWG 的 PDP 更重要，或者这个审查比那个更重要。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可代表七个 SO 和 AC、ICANN 组织和董事会的中央小组，共同设计一套原则，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原则确定所有工作的优先级。

我认为，这个小组必须有权代表社群提出这类建议。这就是我的想法。只是简单的供需关系。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处理供应问题。我们知道解决方案。希望我们可以增加志愿者人数。我们真正要处理的是，对中央资源库收到的各方需求进行优先级排序。

贝基·伯尔：

基思。

基思·德拉泽克：

谢谢贝基。我是基思·德拉泽克。

谢谢谢林。谢谢跃然的发言。

那么，首先，我要感谢董事会并感谢谢林的领导，因为这与围绕战略规划所做的工作有关，并在我们深入进行年度财务和运营规划审



查时安排此次对话，共同商议发展和改进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对吗？而且，本质上，大家知道，董事会在这方面负有义务和责任。ICANN 组织在这方面负有责任和义务。

但是，我认为，作为签约方、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社群有义务和责任来帮助迭代并改善我们之间的互动，使我们自身更有效率和效力。

因此，我认为你们为社群提供的框架在未来五年内将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从本质上讲，我认为众所周知的是，该战略规划将于明年 7 月 1 日生效，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目前正在审查和提供反馈意见的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能够采取这些措施并承担我们的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我认为对于社群和作为社群参与者的这一群体来说，承担起责任并发挥帮助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有人试图告诉我们该如何做，我们可能会做出负面反应，对吧？

[笑声]

这是个良好的传统。这只是一个方面。

从运营和战术上来说，我要感谢跃然和谢林，感谢你们帮助我们召集 SO 和 AC 领导。跃然之前提到过这一点。让我们能够在每次 ICANN 会议周的早期圆桌会议上聚集在一起，并且首次提议在一月份将 SO 和 AC 领导聚集在一起，进行更具战略性的互动，以便开始讨论这些优先事项。

这是我们在本周的圆桌会议上提出的，我认为大家对此都非常欢迎。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寻找一个时间，让 SO 和 AC 领导在一月份洛杉矶会议的那一周或那几天开始讨论我们要实现的目标以及我们要完成的工作。

我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谢林，对于你刚才所说的建立跨社群小组的目标，如果可以的话，让非正式的领导来帮助进行你所说的优先级排序，不是各自为营，而是协调统一。因此，我认为这将非常有帮助。

为了所有人的利益，GNSO 还将 — GNSO 理事会将在三天内的大致相同时间举行战略规划会议，这将是第一主题。优先级问题将是我们的第一要务。我们有很多工作正在筹备中，并且已经在进行中。我们有义务尝试在 2020 年完成其中一些政策制定流程，并推进一些尚无法完成的流程。但是，由于 EPDP 第 1 阶段建议对其他现有政策和程序的影响，我们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可能必须启动新的 PDP 来解决新共识性政策建议之间的冲突。

我认为卢素卿非常生动地描述了我们的感受和所见的情况，以及我们对于前进的担忧。当然，这不仅涉及我们的带宽社群。它是广泛的社群带宽，包括员工资源在内的资源可用性。我们知道他们现在承受的压力很大，而且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因此，我认为优先级将是关键问题。

我最后的意见是，谢林，你谈到了供需以及可用资源的种类。我认为还有时间因素，对吧？大家知道，可以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利用可用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目标，同时仍然可以获得高质量的成果？我认为，作为一个社群，我们必须承担起责任，能够帮助衡量

---

和预测，并更好地理解这些意见，如何将它们汇集在一起，以及这一公式的答案是什么。我认为这是我们明年年初非常重要的工作。谢谢。

贝基·伯尔：

还有其他意见吗？

我可以告诉你，这正是我非常关注的，因为 — 在本周之前的星期四，或者说上周，我从上午 10:00 到下午 6:00 几乎一直在参加连续不断的 ICANN 电话会议。EPDP 用了两小时。那真的像是个叫醒电话。好像没有人能做到那样。

唐娜·奥斯丁：

贝基，我想从区域角度重点谈一下其中一个挑战，最近我在澳大利亚呆了五个星期。我觉得自己好像从地底掉下去了，因为对于亚太地区的每个人来说，没有什么电话会议时间是合理的，克里斯 —

克里斯·狄思潘：

澳大利亚会让你有那样的感觉。

唐娜·奥斯丁：

是的，随便吧。

但是，我的意思是，这是 — 这是难题的另一个挑战，因为如果你来自这一区域并且希望这些区域参与进来 — 我知道卢素卿作为理事会副主席能感受到这一难处。我知道希瑟作为理事会主席也能感受到这一点。但这也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因此，大家知道，这只是我们需要设法解决的难题的另一部分。

---

贝基·伯尔： 请讲。

卢素卿： 我是卢素卿。我想补充一下唐娜刚才的发言，这种工作量超负荷或者工作或带宽太紧张带来的另一个意外后果是 — 我个人认为我们往往能看到 — 资源最丰富的公司或参与者在开展工作。

我们正在讨论扩大我们的志愿者规模。对我而言，这适得其反，因为参加 EPDP 所需的工作量 — 时间量、电话会议时间对那些经验不足、资源不足的新参与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参与障碍。因此，我们可能会在志愿者或新志愿者身上延续这个问题，而无法加以改善。所以这一切都有点相关。

我们显然不希望看到只有资源丰富的公司或个人参与 ICANN。这将破坏我们的合法性和我们真正欢迎新人并提高多样化和包容性的宗旨。

谢谢。

贝基·伯尔： 好的。谢谢各位。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你们将 SO 和 AC 的领导召集在一起，对此进行面对面的探讨。干得好。

格雷姆·邦顿： 好的，谢谢你们。

接下来，我认为轮到贝丝了。

贝丝·培根：

大家下午好。我认为下一个主题是 — 我们将在很多领域达成共识。

ICANN 从 2018 年开始报告各种全球性倡议：立法、监管倡议和法律。然后在 2019 年，制定了 ICANN 与政府和战略机构的组织合作章程。

我们只是想提出这个主题，与政府展开合作，并进行其他有关立法跟踪的工作。我们知道 ICANN 和董事会正在重点关注这一主题。在战略规划中。

跃然，您想发表意见吗？

马跃然：

听你发言时，我确实有个问题，我试着读一下文稿。

是的。我们开始 — 我们退后一步。有人说，我们对 GDPR 立法的反应不够快，尤其是在它制定时。当时我们没有参与。对此我无法评判，因为那时我并不在这里。

鉴于此，我们意识到有很多不同 — 我们做出了决定 — 我们在社群与大家讨论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开始跟踪世界各地的立法提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这些提案。这很好。然后我们知道全世界有很多立法提案，这些提案接近 GDPR 或类似立法。这就是我们研究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自己进退两难，因为 ICANN 作为一个机构不应该，而且我认为也不能对不同的立法持有政治观点。例如，我们永远不会说我们认为这项立法是好是坏。

因此，我们提出了从技术角度来看待立法的想法，例如，它阻止了 ICANN 社群制定政策，因为我们仍然认为 ICANN 社群制定政策的最佳方式并非通过立法。

第二件事是，例如，它阻止互联网用户连接到互联网。大家知道，我们在其中一些立法提案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接下来，当然是我们如何与 ICANN 群体互动。我很高兴地说，仅仅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就与 SO/AC 领导小组进行了交谈，并提议了与 ICANN 社群的互动联络点。我们这样做 — 因为我们认为最好只有一个互动联络点，而不是多个点。

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将我们对政府和其他机构提出的有关立法提案的意见告诉所有人。但是，如果有我们需要进行互动的立法提案，我们也希望听听社群的意见。

非常 — 很难让任何人来跟踪 — 即便是拥有 ICANN 规模和资金的任何人，要跟踪全世界范围内制定对互联网或我们的政策制定能力有影响的立法的所有国家也很难。真的很难。

因此，这就像一条双向车道。有一个交叉点，我们希望社群也可以告诉我们，这可能是你们有兴趣研究的立法。我们提议 — 你们可能不同意 — 你们可能同意或不同意我们的提议或我的提议，但我们已经四处探察了。我们不想 — 我们不想发明新的东西，所以我们找到了这个。

很抱歉，我现在还不知道它的正确名称。现在是星期二下午。负责互联网治理相关事项的跨社群工作组。是这么说吧？谢谢。

是的。它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名字，里面有水果什么的。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工作组将处理互联网治理工作。即使不是互联网治理，也是互联网治理的一部分。我们的提议是将其用作与社群的互动联络点。我们知道目前只有一般会员才开始这样做。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你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那么不同部分的社群会回来并且可能出于此目的重新启动它。如果社群和你们有关于其他方式的提案，那么我们当然会非常高兴。这就是下一步。

涉及到具体的立法时，对于我们来说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成为游说者。例如，你们作为签约方在欧洲拥有多个自己的贸易组织。例如，你们有 ECO，如果你们想游说实际的立法，我会谦虚地建议你们通过自己的贸易组织进行，因为这样更合适，而且我们想保持这种形式。谢谢。

贝丝·培根：

格雷姆刚刚抬起了眉毛。

我认为我们当然是在寻求协调，而不是要求 ICANN 代表任何人进行游说。所以这一点我们是意见统一的。

我们确实略微谈到了关于重新组建 CCW-IG 的问题，但并没有深入探讨。目前尚未组建。因此，这可能是寻找新团队的机会，他们可以专注于此问题并找到一些专家，即使是在签约方机构之内。

因此，我认为我们至少很期待找到一种方法来进行协调，提供我们的意见，并从你们那里获得专业知识。

谢谢。

马跃然：

正如我所说，我们只是想找到一个可以与社群互动的联络点。我们完全欢迎你们的任何建议。在我们进行的其他讨论中，我们也想过，当你们有太多事情要做时，我们还没有找到要放到工具箱的新工具，所以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这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们是提供服务的。

贝基·伯尔：

马修。

马修·希尔斯：

好的，谢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想强调一下董事会在其优先事项列表中正在做的几件事。

除了董事会互联网治理工作组之外，大家知道他们有来自组织的立法跟踪方面的持续信息，还有关于他们与哪些政府打交道、与哪些人会面等方面的信息。

我们还意识到，采取更具前瞻性的方法很重要。

那么，其中两个优先事项是 — 在董事会优先事项列表中，第一个是每年审查战略规划。这涉及到研究各种趋势，其中还包括研究立法和监管趋势，但在可能会出台立法倡议的领域方面，还会看得更远一些。因此，将眼光放远一点，超出我们目前实际能够跟踪的范围。

然后，董事会的第二个优先事项是，我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实施一个水平扫描机制，将目光投向更远处，不仅尝试确定任何立法或潜在立法倡议，还要发现其他问题，例如网络威胁、不同的技术



等等。因此，这将使我们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潜在威胁或机会有更具前瞻性的了解。

这就是董事会 2020 年的两个主要优先事项。

格雷姆·邦顿：

谢谢大家的讨论。我们将议程上的最后一件事将交给艾略特·诺斯进行介绍。

艾略特·诺斯：

好的。谢谢，格雷姆。我认为，这个机会可能具有启发性，比我们本周早些时候与董事会就 DNS 滥用进行的互动要更亲密一些。我们当然想与大家分享一些事项，但我认为最好先检查一下自上次有关 DNS 滥用的会议以来，大家是否对发生的任何事情有什么疑问，社群中已经开展了大量讨论。谢林发布了一份特殊文档，大家知道，我敢肯定你们知道 — 这是迄今为止你们与社群其他成员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请你们想像一下，如果我们将要参与该主题的讨论，那么你们想从我们这里了解什么信息？先给你们机会。

贝基·伯尔：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也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思路，因为我们听到了很多有关该主题的信息。我们从社群的各个部分都听到了有关它的消息，并且它正在引起很大关注。

我要说的是，我们对这个倡议感到非常满意，人们称它为 PIR 框架，但我不知道，也许是 Tucows 框架、Neustar 框架或 GoDaddy 框架等等。但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满意，我认为问题是，如果可以的话

话，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满意，因为它表明了问题的所有权，承认问题就在那里，并开始具体讨论。那么，有没有进一步的计划，你们是否正在共同制定发现问题的工具或方式？我 — 我知道董事会中的其他人也会有疑问。

艾略特·诺斯：

当然，这是一个不错的起点。首先，让我对几个事情设定一些基准。大家知道，这个框架是一小群大公司。我会告诉你们，不应该从中推断出，不存在一大群不想参与的小型公司。大家知道，由于还有其他很多事情正在进行，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组织。因此，我们会有更多的人对此进行签名。

其次，我认为必须注意的是，这不是正式的注册服务机构选区文档。这是一个框架。然后，我 — 我认为，你在那儿专门说过，你打算进行扩展。我认为这是与你们分享一些特别信息的好地方。

这份文档旨在为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设定一个基准 — 大家知道，与这些公司合作，而且是 — 我会 — 我会 — 不，我不想有一秒钟的偏题。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做的是 — 我们在社群内部可以做的事情是，在两个不同方向推动事情向前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扩展定义。它真正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开始真正区分优劣参与者，并且开始认识到我们在当前合同和框架内可以做的事情。

因此，我想略微谈谈这些要点。大家知道，我认为多年来我对国家治理的一个不满之处是，我看到政治家们都在做政治的事情，比如通过立法，避免涉及基础法规和执行的难事。我敢肯定，你们所有人对于自己的国家都有不同的不满之处。这样得到的是大字标题，而不是解决方案。

在这方面，对我而言，在合同中针对 DNS 滥用的范围进行更广泛的定义就是大字标题。实际将有助于解决 DNS 滥用的基础工作是，确保合规性以及注册服务机构以更有效的方式开展合作。目前这种关系尚未建立。大家知道，在讨论网络犯罪时，我们总是会谈到，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我们就是无法解决，通常是因为法律冲突问题。在我们的社群中，我们知道事情正在发生，我们不能也不会处理它们。你们知道吗，我 — 我非常有兴趣与杰米·赫德伦 (Jamie Hedlund) 就此进一步开展合作。我已经尝试 — 你们知道，我想你们 — 你们可能已经听我讨论这个问题十多年了。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而且我们应该这样做。

因此，我想 — 大家知道我已经说了很多并回答了一个问题，所以我想暂停一下，了解大家的更多看法。

贝基·伯尔：

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基思？

基思·德拉泽克：

谢谢。我想 —

艾略特·诺斯：

你不是董事会成员，基思。

基思·德拉泽克：

不，我想看看现在有没有董事会成员想回应艾略特。但如果没有，我想插几句，补充一下。我认为艾略特说的很精彩。我可以代表 VeriSign，但我认为对于注册管理机构，今天早些时候在我们

的会议中进行了一些对话。我们已经意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关注 DNS 安全威胁，并且我们欢迎本周在社群中进行的讨论。我们还发现，需要针对 DNS 滥用和 DNS 安全威胁进行更好的定义，并且社群可以在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大家知道，我认为 — 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有必要制定最佳实践来应对这些威胁，而签约方与 ICANN 和社群之间的合作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讲，作为与 ICANN 合作、彼此合作的签约方，我们需要弄清楚，对于接下来的六个月或明年，我们有什么样的期待？这些最佳实践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正如艾略特所说，在现有合同中，我们是否有机会改进诸如规范 11(3)(b) 或 RAA 之类的条款，以及这种参与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但我只想再次指出，我想支持艾略特的意见，我认为本周进行的这些对话应该对接下来的工作非常积极且有益。谢谢。

唐娜·奥斯汀：

谢谢贝基。我是唐娜·奥斯汀。我想补充一下，在过去 12 个月中，注册管理机构利益相关方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进行这些对话。由于审计，我们对此进行了很多讨论，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挑战，因为我们认为审计超出了注册管理机构协议的范围，因此我们关于合规方面的对话很艰难。但我认为我们的出发点很好。而且我认为我们实际上改善了合规方面的沟通。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很好的进展。这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做到了。我们也 — 大家知道，八月我们向社群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对于我们内部来说，要使我们实际上可以向社区提出一些建议，这又是一次非常困难的对话。这样做的目的是表明我们正在认真对待它。我们意识到正在进行的对话。我们想参加那个对话。我认为，今天我们已经按照基思谈论的内容

进行了更多对话，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向社群展示我们是真的在做事 — 我们不一定是在解决 DNS 滥用问题，但我们 — 我们每天都会做一些处理这些问题的事情。不是 — 这不是什么大事。这就是我们运营业务所要做到的。因为它关系到声誉。这就是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但我们不太擅长传达这一点。因此，我们正在寻找可能的方式。但是 — 吉姆·加尔文 (Jim Galvin) 总是会回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而且我们将继续这样做，但我们仍然不确定这是否要解决 ICANN 认为的滥用问题。因此，我们在 GDD 峰会上进行了对话，格雷姆和我以及鲁斯 (Russ) 和赛勒斯 (Cyrus) 进行了此次对话。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识别问题需要处理。否则，我们可能会提供无法真正解决人们所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会改善信息共享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但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正在解决正确的问题。否则，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成果并不多，或者社群不会满意。

贝基·伯尔：

那么接着是跃然和麦里克，我想确定一下，我们需要回过头来讨论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们确保我们回答了正确的问题，确定 — 解决正确的问题。然后是杰夫。

马跃然：

很高兴看到大家对这里所说的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共识，并且我要谢谢唐娜认可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 — 在我们自己和合规性之间，尤其是在审计方面。我认为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启发性的过程。大家知道，我们事实上可以对相关事项展开对话，对此我很感激。不管下次审计是在什么时候，我都期待对此进行对话。

所以这只是一件小事。从我的角度来看，现在 — 我们有 —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将与签约方一起研究规范 (3)(b) 的实际含义。也就是我们有共同（听不清），我们将继续关于该报告工具的讨论。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关于滥用的讨论。因为现在当社群参与滥用问题讨论时，我不应该参与其中，ICANN 组织也不应参与其中。它实际上属于社区，因为我们 — 当社群内部进行讨论时 — 我不会说这应该是一项政策，或者不应该是一项政策，但是当社群行动起来并开始采取某些措施时，我们应该非常小心，不要影响讨论。因为如果它成为 PDP — 我不是说应该是 PDP，我甚至没有提议它应该成为 PDP — 但是如果它成为某种东西，那确实属于社群。你们现在可能已经知道的足够多了，我一直在尝试划清界限。例如，在滥用讨论中，有很多人来询问我们为什么不主持讨论，为什么不讨论提供信息。我恰好认为，社群内部对此有足够的了解。我相信社群可以继续对话。

因此，我实际上将对话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有关滥用的讨论属于社群，但我也很期待与签约方、赛勒斯、杰米和所有相关人员一起开始 — 深入研究规范 (3)(b)。

是的，我们知道，在互联网生态系统中，存在不法分子。他们甚至不全是一 — 我们经常谈论 ICANN 职权范围。其中一些甚至不属于我们的生态系统。因为有 3.5 亿个域名或其他东西，其中大约有 1.85 亿个域名在 ICANN。总会有外面的东西。

因此，我们知道这一点，正如我之前说过，我们期待与不同的合作伙伴合作，共同探讨我们可以在生态系统中做些什么。我举个例子，因为我认为讨论发生了一个变化，我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例如，在 DAAR 中，我们将很快宣布首个国家代码运营商，该运营

商也将进入 DAAR 报告系统。我知道 DAAR 并不是所有报告事项的终点，但这是我们争取获取更多信息的尝试。因此，通过拥有更大的 DAAR 和更多信息，我们实际上可以提供更好的基于事实的信息。谢谢。

但我不得不说，我非常感谢这次讨论。因为很多时候 — 我在这里只有 3 年 4 个月 6 天 12 个小时左右。谁来数一下。但是，我不得不说，在本次会议，还有之前的网络研讨会中，大家进行了很好的讨论。而且，我想借此机会，像我之前那样赞赏 — 我还没有这样做过 — 赞赏签署此文档的公司、组织。我不会说这个概念的质量如何，但这是推动讨论的一个很好的尝试，我认为这很好。谢谢。我正在 —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讨论。不存在滥用。

贝基·伯尔：

谢谢。接下来是麦里克和杰夫，然后是丹科。

麦里克·凯奥：

是的，我想说，我真的非常感谢框架文档，因为真正了解人们在实际运营中正在做的事情对于继续推进对话非常重要，而且我非常期待明天有关 DNS 滥用的社群讨论。

杰夫·纽曼：

谢谢。我是杰夫·纽曼。关于 DNS 滥用和后续流程 PDP 的讨论中经常提到的后续流程 PDP 的联合主席之一，正在考虑 CCT 审核小组的所有适用建议，但可能不会提出任何建议，因为这可能仅适用于未来的新 TLD。我认为我们已经多次使用“社群讨论”一词，这是绝对正确的。这应该是一个社群讨论，我们不应该把它搁置到一个

流程中，在未来几年内可能都看不到新 TLD 进入根系统。因此，我想，仅从这种方法和讨论中就可以知道 — 正在进行的其他讨论，我们当然对社群内正在发生的事情表示赞赏，并希望确保这种努力得以持续，并且不会被用作在名称空间中引入进一步竞争的工具。

贝基·伯尔：

丹科。

丹科·杰夫托维克：

谢谢。问题是我们是否正在提出正确的问题。因此，在尝试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将有一个有关 DNS 滥用的高层级、高关注度主题，但即使是名称问题，也是我们正在讨论的事情。因此，也许我们应该说安全性挑战。这是一种新的说法。

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将这次讨论视为类似于在 IGF 或其他地方进行的讨论，在其中可以提出许多想法，我们可以就此进行讨论，看看有什么不同看法。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来自签约方的框架，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签约方，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但是，我想回到艾略特的问题。我们能问你什么。我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更大的市场，而不仅仅是你可以做的事情？以及如何应对显然存在的不法分子？

因此，从这方面来讲，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作为市场参与者，你可能也希望能够不要与那些没有做好工作的人竞争。可以理解，你的工作还可以提高企业服务和品牌的价值，但市场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谢谢。



艾略特·诺斯：

是的，讲的很好。我认为这样可以使我们正确地决定应将大部分对话时间用在哪里。

我认为我可能要先说一下，那就是 20 年前进入这个行业时，我很讨厌看到注册服务机构触及任何内容。我可能是十年前，甚至是五年前才接受这一点。

原因是我认为各国政府应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注册服务机构。过去 20 年间，在域名空间中，在互联网触及的许多其他领域中，我遗憾地意识到，政府要么无法处理这些问题，要么不愿意处理。这些是国家没有能力应对的全球性问题。

这个问题被留在社群，由我们自己解决。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认为我们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挑战就在于如何正确定义这个问题并正确处理它。我认为很清楚的一点是，在 DNS 层级，我们所处的位置像一个钝器，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大家知道，研究注册滥用的小组，我想说，在去年五月，但后来有人告诉我，是在几年前，才区分出 — 是五月份。区分注册滥用和内容滥用确实是一项被耽搁的工作，因为我最近看过相关文件，感觉被耽搁了。

我们 — 大家知道，我们附和了很多这样的观点。因此，我认为大家在那份文件中可以看到，如果是明显的 DNS 滥用，那么我们适合对其进行处理。如果是内容滥用，应该明确如何处理它。

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并尝试分析一下。大家知道，我们听到的来自安全性社群的投诉之一是，我们提出的这个框架没有处理垃圾邮件。是的。确实没有。

所以现在我想区分两件事。一个是用于垃圾邮件的域名，另外一个 是业务层级的注册服务机构，每个月有 10,000 个域名注册用于垃圾 邮件。这两者是不同的。我认为，第二件事可以在当前的 RAA 中进 行规定。这成为了一个合规性问题。这不是对合规性的批评。这是 一种不同的方法。一直以来，合规性并不是着重于这些问题，但这 些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我认为这很好地突出了我们很难在合同 中加上一条规定“由注册服务机构处理垃圾邮件”，从申请角度来 看，我们目前合同中的规定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因为这一切都归结 于申请。

因此，我认为下一步应该做的是，我认为，作为一个社群，我们应 该 — 顺便让我同时结交更多敌人。大幅降低注册费用可为这些注册 提供便利。由新的 TLD 尝试建立品牌。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可以将其带入这个社群内 部，也可以带入我们制定的规则和框架之内。

因此，大家知道，它已经摆脱了关于 RAA 应该说什么的存在主义辩 论，改为处理我们目前可以处理的这些非常实际的问题。

然后，你们知道，如果你们想问我，从个人或专业层面来看， 我们作为一家企业可以做些什么，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我可以 尝试区分这些行为。

我想说的是，不要讨厌玩家。要讨厌游戏。如果我们是在框架中制 定规则的人，我并不是批评人们在其中进行操作，最大程度地提高 他们的能力或产出，而是想说，嘿，我认为我们应该 — 我们现在应 该并且可以那样处理实际问题。

顺便说一句，我可以 —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很多同样清晰的信息。我要指出的是，由于会议记录不会记录所有点头的人，当我区分一种垃圾邮件与另外一种垃圾邮件时，我想我看到，从点头的人数来看，董事会已经就此问题达成了一致共识。

看，我们做到了。我们了解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处理。

贝基·伯尔：

还有 — 我们要继续 — 大家对此有什么意见吗？

玛盾，请讲。

玛盾·波特曼：

非常感谢这次讨论，因为这也是具有更大影响的成熟行业的现状。

是的，我知道我们无法处理 ICANN 框架内与滥用相关的所有问题，但如果从更大的局面来看待滥用，在一开始确定我们可以处理的问题时，先不要自我限制。但是，一旦我们开始采取行动，就需要将这一点明确纳入考虑。但我同意你的看法，大局非常重要。是的，其中一些可能未在 ICANN 框架内处理，但至少我们了解，并且也在讨论。

马跃然：

谢谢。我有一个想法，还没有与我的团队确认。他们会喜欢的。

我们即将进行注册服务机构审计，你们已经讨论了合同以及合同某些部分的使用情况。我认为我很乐意与你们合作，了解你们认为我们可以对合同采取哪些进一步措施，并在你们自己的社群、你们

自己的部分中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在这些方面可以继续做些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你们所在的地区，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合同条款（听不清）。而且，如果我们可以 — 有点像是注册服务机构那样 — 现在是注册管理机构。在进行审计之前，先与他们进行对话。

我认为那样的确很好，感谢你们发挥带头作用。

格雷姆·邦顿：

还有其他吗 — 抱歉，我是格雷姆。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其他想法或意见吗？

我会记录，我认为该框架已提交给注册服务机构，并且 — 我认为，正如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我们期待更多感兴趣的人士加入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电子邮件清单。所以大家看一下。

杰夫，你还有其他想法吗？

杰夫·纽曼：

谢谢。并且 — 抱歉，我是杰夫·纽曼。

这个框架是一个很不错的文档，很高兴它能够发布，而且我认为这只是其中的众多举措之一。我并不是想特指框架，我只是想确保许多注册服务机构确实制定了政策和程序。我想 — 我想这是唐娜说的，我们没有一直很好地宣传它，而那是一 — 我们希望改进的方面。

这个框架很棒，它已经被社群所采用，但要记住，这个框架只是许多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所做工作的示例。而且我没有 — 社群有可能会接受该框架并说，好吧，现在每个人都需要签署这个框架，这始终是个危险。这个框架很好，但有许多注册管理机构和注

---

册服务机构都远远超出了这个框架。我认为，这个框架只是作为那些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关于要做的事情的约定，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

谢谢。

格雷姆·邦顿：

谢谢，杰夫。好的。它被设计为地板，而不是天花板。

我还想说点什么的？没有了，忘了。

好的。我想我们 — 哦，艾略特。

艾略特·诺斯：

你刚刚说了我今天早些时候听到的话，你要非常注意你的语言。如果我在非签约方机构，听到它是地板，而不是天花板，那我会认为你在说这是谈判的开始。并且 — 你知道，我了解你这样说的背景。换句话说，将会有更多的参与者加入其中，我们可以开始研究其相关细节。但是，你知道，我认为你应该谨慎用词。

格雷姆·邦顿：

我同意，艾略特。谢谢。

我继续说。我要说的是关于不擅长宣传我们所做的工作。我向我们的合规负责人雷格 (Reg) 询问了我们所做工作的一些粗略统计，比如说由于 DNS 滥用的多样性，每天大约有一百个域名出现。这是所有注册服务机构都在做的真实工作，而如果我们将这些告诉人们，绝对是可怕的。

我想我看到 — 唐娜，那是...

唐娜·奥斯汀：

是的，谢谢格雷姆。我是唐娜·奥斯汀。

我们与 GAC 召开的会议所涉及的问题之一就是有关如何制定最佳实践的问题。我认为该框架是出色的最佳实践。

今天，我们与 PSWG 进行了一些讨论，讨论关于解决 DNS 滥用问题的最佳实践示例。

所以，我认为我们已经同意，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更多思考，我们作为注册管理机构如何一起更好地合作，以达成有关什么是最佳实践以及如何实施的共识。我们实际上是在期待 — 我们有一个真正面向成员的网站，但也许我们需要重新调整其用途，以获取更多信息，让大家更容易从中获得信息。那只是一种途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指引人们访问该网站，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至少这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

谢谢。

马修·希尔斯：

我想简单讲一下，如果将这些都打包在一起，作为所做工作的担保，我认为与 PSWG 的对话很实用，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当有争议的话题出现时，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常常会陷入不实用的对话。因此，我认为让跃然、谢林、董事会自行决定认可正在进行中的工作很重要，目前正在实施一些非常实用的举措。大家已经听说了现有运营企业中的积极实践。他们中的一些人聚在一起，描述了一个综合文档，然后在 ICANN 社群中进行了一些非常具体且实用的对话。

谢谢。

- 
- 格雷姆·邦顿：                    好的。我认为有关 DNS 滥用的讨论应该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
- 我看了一下手表，我们还有大约 17 分钟的时间，而我们还没有解决董事会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些问题吗？交给你。
- 贝基·伯尔：                        那么，谢林，我想问题是，我们可以简略归纳一下董事会的问题，然后进行讨论吗？
- 谢林·查拉比：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或者大家已经 — 每个人似乎都非常疲倦 —
- 唐娜·奥斯丁：                    你最后的机会，谢林。
- 谢林·查拉比：                    好的。
- 萨曼莎·德梅特拉：              对不起，我是萨曼莎。我建议大家继续。我认为我们都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来通读这些文档。我认为大家不必看完整个演讲文稿，但如果你们现在有特殊问题或观点要向我们提出，我们很乐意听取并立即回应。也许这是利用 17 分钟的更好方法。
- 贝基·伯尔：                        我认为 —

---

谢林·查拉比： 那交给你了。

贝基·伯尔： 我想我们想知道的是，我们是否正确地收集了在公共论坛和对话中听到的社群意见？

我们知道，作为董事会，我们正在谈论将要做些什么来尝试最大程度地提高成功实施战略规划的几率。我们正在根据战略规划调整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求每个委员会研究所有战略宗旨与目标，并确定他们在推动这些宗旨与目标方面的职责。在某些方面，这是我们正在开展的问责制活动。问题是，社区如何承担起责任？

我们是否确定了正确的清单？我们还应该做其他哪些事情？组织还有更多要做的事情吗？是否有一 我们是否正确地掌握了我们认为社群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如何帮助你们承担责任，并弄清楚如何投入其中 — 使你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与战略规划保持一致，以推动其前进？

请继续，基思。

基思·德拉泽克： 贝基，非常感谢你以这种方式整理并提出了这个问题。

抱歉，我是基思·德拉泽克。

我认为答案基本上是肯定的。我认为，正如我之前所说，我想认可董事会为制定未来五年的框架和路线图以及战略规划所做的工作；当然，我们将非常仔细地审视财务和运营计划 — 并在本周考虑根据



不断发展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工作确定下一轮更新，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完成这方面的工作。

我想 — 大家知道，我认为我们已经根据社群意见，从大量主题中筛选出了一些类别，本周我们将考虑根据社群意见确定的六到八种类别或主题。

我认为，接下来将有一个公共评议期，在此期间大家可以继续改进工作，改进项目计划，让社群参与改进，并迭代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和我们自下而上的共识性政策流程。因此，我认为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不仅是董事会或组织，我们社群也是如此。

我非常期待看到该项目计划的下一轮迭代，然后将其真正应用于明年年初，并将其纳入我们之前讨论的总体工作优先级。

因此，我认为我们的方向非常正确，仍然需要做一些与社群角色有关的工作。但我认为，从董事会和组织角度提出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希望这样说会有帮助。

萨曼莎·德梅特拉：

谢谢。我还认为，投入成本规划以及相应的运营规划的工作，以及战略规划中所包含的大量事项的一些具体方面，我认为这是对一些反馈的很好的回应，过去的战略规划可能是一些深奥的文件，尽管存在了几年，但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如何与战略规划挂钩的，将其作为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的路线图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谢林谈到这这将是一份动态文件，我们会不时对其审查时，我感到非常鼓舞。

我认为你们所做的工作是为了确保我们都能参与游戏。我认为这必将非常成功。我认为在我们所有人需要如何完成工作和履行我们的职责方面，将有一条重要的学习曲线。

但是，尽管听起来可能有点俗气，我认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是齐心协力的，而且会有机会解决这一问题。

贝基·伯尔：

还有其他意见吗？

我可以问一个完全不按顺序的问题吗？有点相关。

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相关的是，我们正在努力工作，对所有这些社群建议以及即将提出的成百上千的建议进行优先级排序和安排预算。我们如何确定各个建议组的优先级？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询问审核小组或负责此事的社群 CCWG。但是我们必须确定它们的优先级。

我们在框架中提出的一个事项是 — 在已经公布的讨论草案中，我们要在前端开展更多工作，以了解建议的成本、预算和实施资源的影响，让社群在被要求对报告草稿发表评论时，能够真正掌握这些该信息，并且他们也要对这些信息做出回应。

因此，我们并不是要求审核小组了解建议的所有预算影响，而是要了解，报告草案将得到社群提供的信息的支持，或者与社群来源的信息相结合。社群可以 — 他们可以根据该信息对报告草案发表评论。

实际上，我很惊讶 — 在今天的一次对话中，一个小组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大家知道，我们想确定一个主意是否是一个好主意。

也许我在这方面比较幼稚，但是我对此感到惊讶。我很好奇 — 大家对此有何看法。

唐娜·奥斯汀：

谢谢贝基。我是唐娜·奥斯汀。

这不是范畴界定的概念吗？当这些审核小组开始工作或进行任何工作时，范畴界定是否是非常用心的？难道成本和诸如此类的事情不应该纳入其中吗？这是你想要说的吗，还是我完全误会了？

贝基·伯尔：

范畴界定当然具有意义。但我认为我们讨论的是：好吧，那里有条建议。它需要多少成本？要实施该建议需要什么？

唐娜·奥斯汀：

必须有相关的成本。

贝基·伯尔：

素卿。杰夫。

卢素卿：

好的，谢谢。我是卢素卿。

我 — 贝基，在 GNSO 早期工作中 — 我认为是组建数据和衡量指标报告非 PDP 工作组或者之类的东西。由于目前正在对 GNSO 章程模板

进行这项工作，有一条措辞或规定指出当工作组提出政策建议时，需要对政策影响进行评估。但我认为距模板最终确定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理事会正在使用该模板来组织工作。

但是，由于问题在于我们的工作太匆忙了，因此我们没有时间采取这一步骤，实际上没有考虑这一建议，这将花费多少成本，谁将受到什么方面的影响。我们没有采取这一步骤。

据我所知，我们尚未在该 PDP 流程中进行政策影响评估。但我认为您所描述的与此类似。

成本绝对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的影响之一，以确保从成本角度和其他角度来看，建议实际上是可实施的或可行的。谢谢。

杰夫·纽曼：

谢谢。我是杰夫·纽曼。我正在尝试考虑最好的方法。

在正常的组织或商业企业中，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应该始终这样做。

在这种类型的环境中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社群的很多人 — 这不是他们的钱，所以不会认真考虑。并非社群中的所有人都理解这样的后果，如果这让我们付出了巨额成本，他们不会明白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也不会涉足其他领域。

而且，由于社群中许多参与政策制定流程的人员仅参与某个特定问题，因此他们可能不在乎在该政策制定流程中实施此建议是否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否实施建议。而其他事情可能不会影响他们。

---

因此，很显然，在发生这些事情时，董事会最好采取这一做法。在组织内部，如果你是组织的员工，当你感觉不到自己优先安排的事项的影响或造成的成本时，就更难做。

贝基·伯尔： 萨曼莎，贝丝，谢林。之后我们就要结束了。

萨曼莎·德梅特拉： 我理解杰夫那样说的原因，但我们终须发展。如果某个想法或建议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实施，因为我们不理解 — 花费一百万美元、十亿美元，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

我认为我们都认同，要使之继续成功，作为组织，我们需要一点专业化，而其中一部分就是理解这一点。

我认为这不太容易。社群目前不擅长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做不到。因此，我们必须尝试。

贝丝·培根： 我同意萨曼莎。我的观点与杰夫稍有不同。

我认为，如果你担心社群缺乏对预算影响的认识，那么我不认为审查成本会有所帮助。因此，我认为，在我们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之前，不妨让我们尝试一下。谢谢。

谢林·查拉比： 我想将它与我们之前的对话联系起来，当时乔克 (Joke) 说，跃然将在一月份召集 SO 和 AC 领导，讨论优先级划分和供需关系。

坦白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优先事项的成本，那么任何解决方案都很难进行优先级排序。这对于提出建议的小组来说没有好处，但最终会有利于优先级排序流程，并能让我们知道以何种成本做出决策。

因此，我不认为将来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的资金已经趋于稳定，并且资金的可用性有限。因此，这将成为未来决策制定的一项重要标准。谢谢。

贝基·伯尔：

谢谢。我们没有机会尝试新的会议形式，但我认为我们进行了非常愉快的对话。

现在交给格雷姆和唐娜来结束会议。

格雷姆·邦顿：

谢谢贝基。好的。

尽管可能不是我们首选的方法，但我认为我们今天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我非常喜欢这次对话，谢谢大家。

我们议程上的最后一点是，让我们对谢林担任董事会主席期间提供的服务表示衷心感谢。

我个人 —

[鼓掌]

谢谢。

---

我个人觉得我从你那里学到了很多，而且我真的很喜欢我们之间的互动。我们对于你的离职感到很遗憾。非常感谢你。

马跃然：

谢谢大家。

[鼓掌]

提醒一下，这间会议室将交给我们亲爱的朋友塔瑞克 (Tarek) 开会。  
非常感谢。

[会议记录结束]